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甲集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六

宋李心傳撰

財賦三

官田

官田東南舊多有之靖康中嘗命經制司鬻蔡京王黼田爲糴本翁端朝中丞爲經制使言恐生弊倖乞租與客戶歲收課租損其二分從之然諸道閒田頗多旣利厚而租輕因有增租以攘之者謂之剗田由是詞訟繁興紹興二十八年知温州黃仁榮請鬻之以止訟會何

內翰溥亦請鬻官田爲常平本從之其後戶部會其數得錢五百萬緡自是數舉行之獨營田不廢

省莊田

省莊田者今蜀中有之號官田自二稅外仍科租應大小麥豆糙白米穀桑麻蕎芋之數十有八種無不必取之既高估其直又每引別輪稱提錢民甚苦之然其實皆民間世業每貿易官仍收其算錢但世相沿襲謂之官田不知所始也

屯田

屯田者始紹興初陳密直規爲安陸漢陽軍鎮撫使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令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罷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一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豆麥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營屯田事府縣官兼行之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焉

元年十一月 三年下其法于諸鎮使行之悉以陳規條
丁未下詔

畫為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犁凡

授田以五人為甲別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

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

多寡為殿最三年二月癸巳其後諸鎮又廢不果行四年朱子

發建言荆襄之間沿漢河上下膏腴之地七百餘里七

官麻麥古謂之租中請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

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詔

送都督府亦未克行是時韓蘄王在淮東屯田上命即

聞中市千牛賜之為屯田之用五年閏二月壬申五年冬張魏

公在行府請屯田郎中樊賓往江淮措置遂改屯田為

營田後以其礙民但令諸路監司領其事三十年李顯

忠為池州都統制復請令諸軍屯田十一月丁酉俄軍興未

暇及金兵退議者建言宜于淮甸屯田以修兵備詔兵

部侍郎陳應求往淮東工部侍郎許覺民往淮西措置

三十一年三月甲子已而上謂大臣曰士大夫言此者甚眾必須

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

壘廬舍使老小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陳魯公

建炎以來明野雜記

曰今西北歸正人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及治廬舍矣其後應求請募兵耕荒蠲其徭役及七年租賦上可之五月乾道中有郭震者以建康都統守廬州始創屯田遂除節鉞俄又罷屯田兵令歸正人請田蓋得不償費也荆襄屯田者自紹興以後專隸都統司亦租有所入乾道二年乃詔除朝省及總領所外他司毋得預三月其語互見營田事中

營田

營田者紹興元年解潛爲荆南鎮撫使以所管五州絕

戶及官田年來荒廢者甚多乃以便宜辟直秘閣宗綱爲屯田使召人使耕分收子利及以聞詔以綱爲鎮撫

司營田官

五月辛酉

渡江後屯營田始此其後荊州軍食多

仰給于營田省縣官之半焉其秋遂命河南淮南措置

屯田

九月庚申

已而河南鎮撫司營田官任直清言河南殘

破民歸業者尚罕所創營田全籍軍兵恐力微難以號

令請命鎮撫使翟興兼營田使

十月庚寅

時諸鎮尚未就緒

獨命公安令倚營田辦集選官

十一月丁未

蓋解爲帥故也

三年韓世忠爲江東宣撫司上命措置建康營田世忠

言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請募民承佃蠲
 三年租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爲世業于是詔江北浙西
 皆如之田租初年全蠲次年半減四月尋又免科配役
十月自後營田專用諸民五年王觀察彥爲荆南帥言
辛卯己措置營田八百頃自蜀中買牛賦民詔多方措置十一月
月丁酉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六年張魏
 公以都督出行邊乃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若
 逃田並無拘籍以五頃爲二莊官給耕牛具種子農器
 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官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一堡

又給畝爲菜田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命

措置官樊相伯賓王中孚行之正月尋命五大將韓劉

岳及江淮荆襄利路帥臣悉領營田使時李伯紀爲江

西大帥亦言今日之事莫利屯田然兵革災傷之餘民

力必不給請命江淮湖北宣撫司招納京東西河北流

移之人貸種收田勿取其入次年乃收三之一又次年

則半收之詔都督行府措置三月呂元直時爲湖南大帥

因請錢十萬緡興屯田五月其秋中孚入見上諭令竭

力久任議者恐張相還朝欲留措置于是遷相伯司農

少卿提舉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府擢中孚屯田員外郎以為之副官給牛種撫存流亡歲中收本穀三千

萬斛有奇七月壬申除二人除客戶當給六分官收十萬餘斛

然議者猶以為奉行峻速或抑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

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有鬻已牛而養官牛耕已田以

償官租者此監中獄廟李來奏中孚上疏爭之且言願假歲月勿

責近效上許之七年二月辛丑七年夏魏公猶在中書亦覺其

擾民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請罷司以監司

兼領六月乙丑十九年夏兩浙提領營田曹泳言根括得鎮

江荒田二千二百餘頃請悉以為營田六月甲戌二十一年

鎮江諸軍統都制劉寶請民戶識認營田者畝償開墾

工本五千五百許之三月丁未尋詔諸道倣此由是營田漸

以還民矣隆興二年孝宗諭大臣以營田事欲使歸正

人耕之湯丞相曰歸正人未可用諸軍不入隊人恐可

以使時中孚提舉四川茶馬已受代湯丞相因薦其才

正月上召見之昇以營田事後亦不克行而罷其後淮

東西田卒以歸正人耕之乾道中亦詔蠲州縣撮收課

子八月仍免其徭賦焉

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者紹興六年吳玠爲宣撫副使兼營田使治廢堰于梁洋率軍民營田凡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耕之量收租利李子公爲大漕奏言漢中之地古稱沃野每畝除出糧種外止收三石爲率約收二十五萬石乞付本司贍軍可省內郡水運朝廷難之但賜玠詔書獎諭時七年秋吳玠死胡承公鄭亨仲代爲宣撫使休兵後亨仲又行之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所營田至二千六百十二頃

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細色四十萬一千四十九石得旨撥十二萬石赴成都路對糴米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百餘石不與焉時十五年春也乾道再和後強將豪民利于承佃故爲欠輸得不償費虞丞相允文代吳璘爲宣撫使乃與利路安撫使晁侍郎公武總領財賦查少卿籥共議以爲軍民雜處侵漁百端又于數百里外差科保甲指教耕田聞有二三年不得替者水旱則令保甲均認租數民甚苦之兼所收之租不償請給之數如興元府歲收租九千六百七十

三石而種田官兵請給乃爲一萬一千四百四十石他皆類此于是宣撫司始以便官召人承佃抽兵歸營時四年秋也明年春宣撫司奏其事于朝詔可至淳熙初墾田增至七千五百五十七頃而租入止有五萬八千石有奇慶元後又止爲六萬六千石而金州田租亦止二千二百三十一石焉六年冬王少卿寧總計增其課朝廷以邊民不便罷之語在時事中

圩田

圩田者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于田故爲之圩岸宣

州化民惠成二圩相連長八十里蕪湖縣萬春陶新和政三官圩共長一百四十五里當塗縣廣濟圩長九十三里私圩長五十里建炎末爲軍馬所壞紹興初命守臣豈治之建康永豐圩有田千頃初以賜韓忠武後歸秦丞相今隸行宮淮西和州無爲軍亦有圩田紹興三十年張少卿初爲漕徙民于近江增葺圩岸官給牛種始使之就耕凡圩岸皆如長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畫云

圭田

圭田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沿唐不廢其制咸平初既
定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其數天聖中言者以謂多寡
不均又貪吏或多取歲租以害細民七年八月詔罷天
下職田悉以其歲入租課送官具數上三司以所有時
估定價而均給之九年二月復故慶歷二年九月更定
守令佐職官頃畝之限靖康元年五月始借一年輸內
帑堯炎初以國用不足遂拘天下職田隸提刑司元年六月
乙酉李伯紀免相復給之明年呂源為發運副使復請收
圭田以贍軍上不許八月壬子紹興末東南諸路收圭租二

十三萬斛有奇州縣有過給者上聞之命及格則止十二

九年十二月癸酉舊制圭租皆給正色至是江西湖南米斗才

數十而圭租乃令折價至三四千陳正獻為殿中侍御

史為上言之遂命復輸本色三十年十一月庚寅隆興初又有權

借一年之令元年六月乾道改元以軍事姑息又借職田米

三年用王大寶尚書請也元年七月辛亥八年冬復還之十月丙辰

時四川州縣職田宣撫司已借十年為軍中減汰使臣

之用乾道四年虞雍公申請會其數歲得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

九緡而已淳熙初亦還之淳熙末言者又論州縣守倅

合得圭租皆折見繙其他小官則交本色非是事下戶部戶部奏在法圭租以前後官在任月日均給不許折錢卽人戶願輸錢而旋增實直者準律科罪從之十四年三月戊辰今蜀中圭租皆折見錢又多從隔郡支給相承已久莫知始于何年

僧寺常住田

僧寺常住田者所在多有之紹興中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久之住鬻祠部度牒其徒寢微二十年春命司農寺丞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自租賦及

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三四十萬繙入左藏庫明年張如瑩節使爲帥又請于朝十還六七矣今明州育王臨安徑山等寺常住膏腴多至數萬畝其間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頗爲民間之患焉

金銀坑冶

金銀坑冶湖廣閩浙皆有之

湖廣廣東西金坑湖南廣東江東西浙東西福建銀

坑祖宗時除沙石中所產黃金外歲貢額銀至一千八

百六十餘萬兩渡江後停閉金坑一百四十二銀坑八十四紹興七年詔江浙金銀坑冶並依熙豐法召百姓

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二月然民間

得不償課本州縣多責取于民以備上用三十年用提

點官李植言更不定額五月饒州舊貢黃金千兩孝宗

時詔損三之一今諸道上供銀兩皆置場買發蜀中銀

每法秤一兩用本錢六引而行在左藏庫折銀才直三

千三百云然民間之直又不滿三千高宗嘗諭輔臣以

非劉晏懋遷之術欲更革之戶部以鐵錢折半為詞而

止二十六年其實吳蜀錢幣不能相通捨銀帛無以致

遠故莫如之何二月庚辰

銅鐵鉛錫坑冶

銅鐵鉛錫坑冶者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

天下歲產銅七百五萬斤鐵一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

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斤皆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至

紹興末江東西福建廣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歲

產銅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信州贍銅九萬六千五百

斤饒州贍銅二萬三千四百斤韶州贍銅八萬八千九

百斤黃銅二百斤潭州贍銅三千四百斤建寧府黃銅

八千三百斤連州黃銅二千八百斤池州贍銅四百斤

汀州黃銅六十斤邵武軍黃銅三百斤潼川府黃銅六

千六斤利州黃銅七千斤興州黃銅一江東西廣南湖南

福建二十州產鐵八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而蜀中

所產不與焉信州二十五萬七千斤撫州十一萬七千

二萬七千五百斤興國軍二萬四千九百斤饒州一萬

七千斤舒州一萬七千五百斤賓州一萬四千六百斤

江州一萬三千八百斤潭州一萬三千九百斤惠州一萬一

千七百斤韶州一萬二千九百斤廣州六千九百斤池州六

千八百斤洪州三千五百斤辰州三千四百斤處州一

千三百斤徽州一千二百斤南雄州四百斤皆有奇

江湖閩廣浙東二十州產鉛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九

斤十三兩信州十一萬五千斤潯州二萬二千二百斤

邕連州皆五千斤興國軍六千九百斤衡州四千一百斤建

寧府三千三百斤峽州三千七百斤潭州一千八百斤

舒州七百斤處州五百斤衢州四百斤温州南恩州

皆二百斤桂陽軍七十二斤韶州六千九百斤皆有奇

廣四州產錫二萬五百四十八斤六兩賀州一萬二千

三千八百斤郴州二千四百斤視祖額鐵才及四分餘鉛

及六釐銅及四釐錫及三釐皆弱東南鐵錫崎岑水鉛

山永興興利四場浸銅為泉司之用惟川鐵以鑄錢云

舊婺州銅融福峽州南安軍鉛贛宜州南安軍錫坑皆

廢膽銅者蓋以鐵為片浸之膽水中後數十日即成銅

凡銅場十四鐵場三十八鉛場二十四錫場五云

東南諸路鑄錢增損興廢本末

東南諸路鑄錢國朝承南唐之舊為之未廣也咸平三

年馬忠肅亮以虞部員外郎出使始于江池饒建四州
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美真宗即以此肅

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四監
凡役兵三千八百餘人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逮天

禧末所鑄才一百五萬及蔡京為政大觀中歲收銅止
六百六十餘萬斤比補額虧四十餘萬斤內博場四百

七十萬斤新江湖閩廣十監每年共鑄錢二百八十九
萬場三十萬斤四百緡計用銅一千十一萬五千斤江州廣寧二十

池州永興三十四萬五千饒州永平四十六萬五千建州豐國二十四萬

已上四監一百三十四萬緡上供衡州咸寧二十萬舒

州同安十萬嚴州神泉十五萬鄂州寶泉十萬韶州永通八萬

梧州元豐十九萬已上六監一百五十六萬緡逐路交用

以所入約所有計少銅三百三萬五千斤自渡江後歲
鑄錢才八萬緡近歲始倍蓋銅鐵鉛錫之人視舊才二
十之一舊一千三百二十萬斤今七十餘萬斤所鑄錢視舊亦有二十之
一爾

鑄錢諸監紹興慶元

鑄錢諸監自紹興初以江池殘破遠涉大江遂廢之元

八月是歲才鑄錢八萬明年以范汝為作亂權罷建州

鼓鑄二年二月丙戌二年汝為平復鑄錢泉司應副銅錫六十

五萬餘斤歲額鑄錢二十五萬然是歲才鑄十二萬緡

耳三年劉立道大中宣諭江南歸奏言泉司官吏之費

歲為十三萬緡而木炭本錢如鑄錢之數請省其官屬

從之十二月癸未是時坑冶盡廢每鑄錢一千率用木錢二

千四百五年閩漕鄭士彥奏廢豐國監而歲與泉司認

發新額錢二月己巳議者以為不可其冬戶部侍郎王傑請

復鑄錢及官鬻銅器以別私鑄之弊十二月辛亥明年遂悉

斂民間銅器以鑄錢又詔私鑄銅器者徒二年六年五月甲午

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為所得

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炭積而不用盡取木炭銅

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脚之屬奏為年計十三年

韓球為使必欲盡鑄新錢調民與復廢坑至于發冢墓

壞廬舍而終無所得又請籍坑戶姓名約定買納銅數

閏四月丁巳民大以為擾郡邑至毀錢為銅以應命然所鑄

亦才十萬緡二十四年遂罷鑄錢司而歸之諸漕二十

七年戶部侍郎林覺請出版曹錢八萬緡為饒贛詔三

年鑄小錢權以五十萬緡為額七月未幾殿中侍御史

王珪復言泉司不可廢湯致遠在樞院以為不然請與

三省議沈丞相等乃奏以戶部侍郎榮蕤茂世領提點

許置官屬二員八月庚申然錢監既廢復不一故兵匠有闕

不補視舊數十損其三積其衣糧號三八闕額錢明年

洪景嚴為起居舍人為上言銅器之害上命出御府銅

器千五百事付泉司二十八年七月庚辰遂大斂民間銅器以鑄

錢許告賞其後得銅二百餘萬斤二十九年趙郡王令

諛在版曹因請以三分闕額錢為鑄本二月丁亥其秋復置

提點官七月乙巳明年夏泉司言歲課但可鑄十萬緡諸道

銅加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是乃暫時所拘請權以十

萬緡為額工部奏為五十萬緡三十年五月丙戌然亦止鑄十

萬緡而止云今泉司歲額增十五萬緡小平錢至一萬

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折小平錢十萬二千緡歲費鑄本及

起綱廉費約用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

南十一路一百十八州之所供也其名色有坑冶課利錢分衣糧錢木炭錢

錫本錢約二十一萬比歲歲所收實不過十五六萬緡耳其歲羨課金一百三十八

兩二錢銀元額七分內庫三分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

八百十三斤八兩鉛三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摧十無二三皆以錢貨于坑戶以取給然亦不登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銅二斤九兩半鉛一斤十五兩半錫二斤木炭五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上件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銅二斤十五兩半鉛二斤一兩半錫三兩木炭八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上件視舊制銅少而鉛多天禧之末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四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建州豐國又減鉛五兩加銅亦如之紹興之制每小錢一千用銅二斤半鉛一斤五兩炭斤蓋七百七十七文為一千者也今小平錢一千足乃

用此科則錢愈鏤薄矣慶元三年乃復禁銅器二月民間舊有者

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二月民間多不

盡輸遂命再限兩箇月不復酬以錢違者許人告六月

湖州舊鬻鏡行于天下至是官自鑄之二年八月甲戌

趙彥括奏禁銷錢為銅器買者科違制之罪仍以因復

置神泉監以所括民間銅器鑄當三大錢仍權隸工部

八月惟嚴錢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等州皆自提點所

泛湖由江入漕渠輸之京帑焉然祖宗時雖歲收錢一

百五緡江池饒建四監熙寧中額每年退却六十萬三

年一郊又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內帑每年得一十六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也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椿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宜版曹之日困也

川陝鑄錢

川陝舊皆行鑄錢祖宗時益利夔三州皆有鐵冶故卽山鑄錢邛州舊鑄錢十二緡建炎初轉運判官靳博文以爲歲費本錢二十一萬得不償費乃罷之三年六月乙卯紹興十年鄭亨仲爲四川宣撫使始卽利州鑄錢歲十二

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道官六人兵匠

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

鑄本十月其後增至十五萬二十三年嘉守王知遠請

復嘉邛鑄錢監事下計司六月于是復置監于邛州明

年詔邛州歲鑄三萬緡利州九萬緡四月共費本錢引

十七萬五千緡利州十一萬四千邛州六萬一千每千率費千四百緡

二十五年又詔利州鑄大小錢各二萬凡大錢千重十

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于是歲省鼓鑄本錢三萬三

十一年再減利州錢爲六萬緡大小各半之施州舊亦

鑄錢萬緡南平軍數千緡紹興末皆減今蜀中歲鑄十萬七千施州錢紹興三十年以鐵炭艱難減為七千南平軍以廣苗少亦減為千緡並充有計

淮上鐵錢

淮上舊鑄銅錢兵火後舒州不復鑄錢但行饒建等錢而已乾道初林樞密安宅為右諫議大夫議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而即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既行洪景伯參政言其不可上問之景伯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是乃不行元年九月丁巳

但即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五年秋王公明使蜀復伸前議六年夏遂命司農寺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即舒蘄二州鑄夾錫鐵錢舒州同安監歲二十五萬緡蘄州蘄春監十五萬緡淳熙七年春舒守趙子蒙蘄守施溫舒皆以鑄錢增羨遷官正月己卯然淮民大以為擾八年秋王謙和知舒州入見為上言之遂減舒州錢額十萬緡與蘄州通為三十萬七月癸卯後諭月又詔權罷鼓鑄一年九月丁丑二州既復鑄錢因命淮西漕臣兼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增歲額至六十萬緡然

淮錢日糶而又著令不許過江人甚賤之乃復減為四十萬

東南會子

見錢關子

東南舊無會子大觀中蔡京當國嘗倣川交子法為錢引行之然所出猥多又官司不以出納故旋即廢紹興元年冬高宗在越張忠烈俊以神武右軍分屯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始置見錢關子召商人入中其法入見錢于婺州執關子赴杭越權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優潤

十月壬寅

六年春張忠獻為都督張如瑩澄主管行府

財用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先造二十萬緡行江淮既又造二十萬緡為糴本遂置行在交子務

二月

甲辰將悉行之東南趙公時需為諫官為上言官無本錢懼民不信其不便者五胡內翰交修亦言奸民偽造抵罪必多朝廷遂改為關子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紹興末頗舉行焉當時臨安之民復私置便錢會子豪右主之錢處和為臨安守始奪其利以歸于官既而處和遷戶部侍郎乃于戶部為之三十二年春遂置行在會子

務二月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引法行之東南諸路凡

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乾道初
戶部以財匱增印會子二百萬緡李侍郎若川因請兵
官廩給減支見錢歲中可省緡錢二百四十萬上以其
動衆難之二年二月辛未時會子初行軍中多以為不便鎮江
都統制郭振與總領趙公稱有隙奏乞公稱易見緡付
本軍上以諭輔臣洪丞相曰楮幣在處可行但須得本
錢稱提乃可遂命行之淮東三月辛亥然楮券所出既多而
有司出納皆用見錢民不以為便陳天與良祐在諫院
為上言之先是已增權貨務入納會子二分上諭輔臣

不可失信于民

二年三月癸卯

三年遂出南庫錢二百萬緡收

回所增會子而命三衙全支銀錢時會子已造者二千

八百餘萬已用者一千五百六十餘萬而在民間者九

百八十萬緡始命盡收之已降內藏南庫銀各百萬兩

矣會欽道為戶部侍郎乞存民間見在者五百十九萬

上從之然銀直既低軍士患其折閱殿師王琪因為執

政言之欽道復請以分數支會子上不欲魏丞相曰今

會子已非前日比上乃許之

七月己亥

先是諫官陳天與嘗

言不可失信于民乞復置會子五百萬

十一月己酉

蔣叅政

行丞相事力主之其冬復印新會子五百萬十一月四日

年春詔諸軍諸司皆分數支會子德壽宮依舊交見錢

禁中亦分數交會子三月甲申其秋會欽道奏偽造會子人

籍其貲充實再犯依川錢引法從之八月癸卯五年春詔以

一千萬緡為一界時欽道已遷版書而陳季若以兵部

侍郎提領共奏乞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始許之正月

辛酉六年春言者謂楮幣可行于無事之時不可行于有

事之際今銀直低平宜廣收買或以度牒折納非泛交

用悉以楮幣乃令諸道監司別庫積銀以備緩急奏雖

下後不克行二月丙戌七年春詔州郡上供許用七分會子

三分見錢正月然有司取于民悉以見錢七月命約束之六月

辛酉淳熙十三年秋詔今後再犯偽造會子雖印文不全

成但已經行用論如律九月乙巳今江浙會子一千得銅

錢七百五十湖北會子一千率得錢五六百其法自一

貫五百三百至二百凡四等民甚便之自會子創造至

今四十年遂與見緡並行不可復廢矣凡會子亦兩界

並行總三千六百萬第七界又增印五百二十三萬八千八百有奇實為四千一百二十

萬餘

湖北會子

湖北會子者隆興元年秋總領王琪始創謂之直便會子凡七百萬緡乾道元年春楊俊帥荆南謂不可通行于諸路乞令戶部以五十萬緡兌換其後遂收三百萬緡止餘四百萬淳熙五年冬又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而總領周嗣武言自來鹽商無回貨率以會子市茶引而東今會子通行則茶引不售軍食必闕遂寢之十一年始通行于京西路淳熙初梁總爲京湖總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得五百六十二萬緡遂亦造兩界焉每界

二百七十萬緡總爲五百四十萬

兩淮會子

兩淮會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戶部印給二百萬緡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八年秋以交子易壞始出行在會子收兌紹興三年夏議者以淮上鐵錢多欲革其弊會趙子直爲吏部尚書與從官陳進叔羅春伯謝子肅等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萬貫付于兩路每貫鐵錢七百七十淮東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對更不申展事下兩省臺諫議而尤延之等議以爲可遂施行之

其會子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許轉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鎮江府興國江陰軍界內行應用兩淮上供及戶部錢物並權發見錢三年令淮南漕司椿管而沿江八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交子通融起發於江淮東西所椿管焉蓋自紹興辛巳二月以後至紹興壬子八月以前行在湖北兩淮創行交會總為四千九百六十餘萬緡已敵蜀中之數矣

四川錢引

四川錢引舊成都豪民十六戶主之天聖元年冬始置

官交子務

十一月戊子

每四年兩界印給一百二十五萬崇

觀間陝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萬緡

崇寧元年增二百萬

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四年又增五百七十萬大觀元年又增五百五十四萬

由是引法

大壞每兌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大觀元年夏

改交子為錢引

四月甲子

舊交子皆毋得兌三年秋詔復以

天聖年額為準

七月

建炎初靳博文為益漕以重食不繼

始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三萬緡

二年六月

其後張忠獻盧

立之席大光相繼為帥率增印矣紹興七年夏詔四川

不得泛印錢引

五月庚寅

然邊備空虛泛印卒如故十年春

用樓仲輝議詔印錢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正月未數
月以贍軍錢闕又命印五百萬緡三月十二年鄭亨仲
復奏增四百萬緡三月三十年軍事將起王瞻叔增印一
百七十萬緡三月明年虞并甫宣諭川陝亦增印一百萬
緡三月十二年六月己丑紹熙二年以展年兌界增還計所一百七
十萬緡慶元三年三路旱復減放又增一百萬緡今前
後兩界共盡收錢引四千九百萬緡有奇其法自一千
至五百凡二等每引錢一千民間直鐵錢七百已上而輸
官則一千二百八十二云

錢引兌監界

自天聖立川交子法每再歲一易人戶輸紙墨費三十

錢紹興十一年秋增為六十四七月壬寅每界無慮一百七

十萬緡與更易不盡者號水火不到錢亦二十餘萬緡

悉令計司收之以備邊用然引屬總領而抄紙場錢引

務立成都漕司故更易不盡者總漕屢爭之一十八年

夏孫太冲奏以為稱提本錢詔余馬司檢察五月其俊

卒歸計司焉紹熙二年上念蜀民之勞詔權展一界乃

易慶元四年冬丁端叔自四川茶馬代還入見言川交

子二年一兌每引納貫頭錢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計
所多羨財每界請展一年永爲定制章下制置司十一月
時袁起巖爲帥上言令民間每兌錢引一千貼納錢引
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領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
欲展年當求對補之策其一紹興初曾印百七十萬緡
今凡八年則兌界兩三次間暗增貼頭錢已三四十萬
其一去歲增印錢百萬緡異時每界增貼頭錢亦僅七
萬此二者畧可相當兼總領所每界撥還漕司工墨錢
十九萬緡今既展年不復對撥而又每界水火不到之

緡幾十萬皆總所得之若展一年所不到者又倍凡此
皆可以對補展年所虧之數明年春有旨許之三月六
年冬兌界水火不到錢才七萬五千四百四十八緡嘉
泰二年陳日華暉總領謝用光爲帥請之朝復以二年
一兌益軍餉所以仰不可復展矣

關外銀會子

關外銀會子者紹興七年吳涪王爲宣撫副使始置於
河池二月其法一錢或半錢凡一錢銀會子十四方紙
丙午四紙折錢引一貫半千銀會子一萬紙每八紙折錢亦

如之初但行于魚關及階成岷鳳興來六州歲一易其
錢隸軍中武安薨遂屬計所十七年七月復造于大安
軍再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始增一銀錢三萬紙九月
行于文州其後稍益增迄今每二年印給六十一萬餘
紙共折川錢引十五萬緡

鐵錢會子

鐵錢會子者興元府金洋州用之創自隆興元年其法
自三百二百至一百凡三等迄今每二年印給二百四
萬緡共折川錢引四十萬緡

始是總領趙郎中沂奏獲
其年十月四月癸巳指造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七

宋李心傳撰

財賦四 歲用第
庫戶

國初至紹熙中都吏祿兵廩

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
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俊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
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然猶月支不過八十萬至淳熙
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而非泛所支及金銀緡
絹不與焉以孝宗恭儉樽節而支費擬於宣和則紹興

休兵以後百司官禁循習承平舊弊日益月增而未能裁削故也

渡江後郊賞數

渡江後郊賞建炎二年用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絲八十萬兩皆有奇紹興元年越州明堂內外諸軍犒賜凡百六十萬緡四年建康明堂增至二百五十九萬緡宿衛神武右軍守軍七十二萬三千一百一十一萬每人率為十三千有奇劉韓岳王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二十八萬每人率為二千有奇而方州不與其後日有增益二十八年冬祀上自立

賞格命有司行之是歲錫資金緡視前郊減半蓋自宮禁百官宗戚闔官下至醫祝胥卑人人有之不可復廢矣

三司戶部沿革

國朝承五季之舊置三司使以掌天下利權宰相不與王荆公為政始取財利之柄歸于中書元豐官制戶部尚書左曹侍郎各一員掌經賦右曹侍郎一員掌常平留役坊場山澤之令由是版曹但能經畫中都百官諸軍廩給而止建炎初以軍興國用不給始命張誠伯以

同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戶部財用黃道周潛厚以京
嗣副之其後孟富文庾沈忠敏與求皆以執政繼領利
權由是少給然所取六率出於經制之外焉自罷總制
司版曹但掌經費歲人僅五千緡出亦稱是一有不足
卽告于朝或遇軍興則除禁帑應付外版曹但能預借
民間坊場爭利四百萬緡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癸酉或科賣度牒六
百萬緡而已隆興二年二月乾道初孝宗嘗計戶部歲入之數
較之歲用但闕三百萬緡元年十二月丁亥時會子初行李侍
郎若川因請增印二百萬緡二年二月然上半年尚闕五十

萬上命左藏南庫以銀會中半與之三月壬辰自是版曹歲
借南庫錢百餘萬緡因以爲例淳熙中韓子師爲戶書
始免例借自後皆守其規約焉先是上以諸路財賦收
支浩繁令兩侍郎分路管認乾道六年正月乙酉淳熙十年王宣
予爲戶部尚書始請於次年四月將諸道監司守倅所
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許之八月甲午其後減展磨勘年
有差由是罕有遺欠者迄今遂爲定制

左藏庫會計錄

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貯也淳熙中左藏庫幫過三衙

百官請給成歲爲錢一千五百五十八萬餘緡銀二百九十三萬餘兩金八千四百餘兩絲絲一百十八萬餘兩絹帛一百二十六萬餘匹以直之金銀錢帛共約計三千萬緡而宗廟宮禁與非泛之費不與焉紹興初鄭溥之滉以秘書郎轉對爲上言今黃老之官衛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護之兵多于太廟額外將校之俸錢半於正額外庭百執之費不足當閤門醫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

過趙德老爲戶部侍郎因請稽考內外財賦置紹熙會計錄俟見大槩之後命戶部宰屬同其議詳而一二人臣公心叶意爲之斟酌以其所減損以予民遂命版書葉叔羽中執法何自然檢正林和叔左右司沈信叔楊濟甫與德老同爲之二年正月辛未未幾自然丁內艱去官後亦未聞有所減也

左藏南庫

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椿管激賞庫也孝宗卽位之始年改之先是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

入此庫戶部告乏則予之檜將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幣
山積士大夫至指爲瓊林大盈之比二十九年夏河流
淺澀綱運不通高宗嘗山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
五月已而謂輔臣曰朕息兵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
己未以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及軍興又出九
百萬緡爲出師勞功之用明年夏詔從臣條具足食之
策三十二年黃通老爲禮部侍郎卽以建言足食之計
四月己亥在於量入爲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
盈虛請用唐德宗楊炎之策歸之左藏及上受禪袁伯

誠孚在諫院復以爲言上納之遂改內藏激賞庫爲左

藏南庫焉

七月癸丑

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

版曹爲經費也淳熙末始併歸戶部

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且諭大

臣曰此庫併歸版曹朕亦省事旣而都省令戶部管認

南庫錢二百九萬餘緡版書王宣子奏皆奉親及內教

所須不可欠闕計歲終應支凡十五萬而見在止三十

五萬其應入者又三十九萬有奇旣闕二十一萬緡而

南庫例還戶部沙田錢二十三萬緡又在其外合之爲

欠四十四萬緡是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也乞就發

歸封樁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於封樁庫支不從已而將世修正言又奏南庫撥歸戶部于今二年而庫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併罷上曰若盡廢庫名出入必殺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為名十二年正月三日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紹興元年十月二日

左藏封樁庫

左藏封樁庫者孝宗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

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鄭溥之為刺令所刪定官因轉對為上力言之時十三年矣庫中所儲金至八十萬兩銀一百八十六萬餘兩又有糴米錢度牒錢而下庫復儲見昏常五六百萬十六年夏溥之為秘書郎因轉對又為光宗言之疏入命戶部稽考以聞十六年然卒不竟也慶元後每封樁庫取撥錢輒數十萬緡銀亦數萬兩黃金亦數千兩蓋以為奉神事親之費云

六年六月撥封樁庫錢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后殯宮七月撥二十萬緡入內藏八月撥錢十萬緡并銀二萬兩充秋季供奉太皇太后使用又撥金二千五百兩銀二萬兩充明堂使用又撥一百萬緡

修奉太上皇帝殯宮一季之間所撥金銀錢計二百五十萬緡蓋多非泛支用故爾常年則不及此數焉

內藏庫 激賞庫

內藏庫者始因藝祖削平諸國收其帑藏貯於講武殿廊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亦謂之景福內庫然歲入不過錢百餘萬緡銀十餘萬兩真宗咸平中嘗謂宰相曰祖宗置內藏所貯金帛以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削平諸國親祀郊丘所費不貲皆出於是三司所假凡六千萬自淳化迄景德每歲多至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三年不能償即蠲除之此庫

乃為計司備經費耳故仁宗後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給

於內藏神宗用王荊公計凡摘山煮海坑冶權貸戶絕

沒納之則

此舊三司集名屬左藏庫

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

額地利之資悉歸朝廷元豐元年更內藏庫名凡三十

二庫每庫以詩一字日之五年又取苗役羨財為元豐

庫直隸朝廷在內藏之外

長編載元豐庫殿即崇政殿庫按崇政殿庫乃內藏庫也

本在講武殿後講武後改為崇政元豐庫也太府寺內

元祐初宣仁共政呂正愨

公又建元祐庫以備封樁皆號朝廷庫務徽宗崇觀後

則大觀東西等庫西城無所慮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

竭矣高宗渡江但有內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金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二十九年八月丁巳孝宗初政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中始數取封椿錢入內藏上受禪又取淮東總領所羨財五十萬緡入禁帑議者嘗以爲言激賞庫卽所謂左藏南庫

御前甲庫

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須圖書什物有司不

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二十九年冬張子公再爲吏部尚書因見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隆興堂膳始減至維揚又減至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

爲川陝荆襄都督旣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三省樞密院激賞庫十年秦會之當國以烏珠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千東厨萬二千玉牒所二萬四千日歷勅令所國史院各二萬尙書省犒賞萬二千中書門下七千密院九千議者指爲冗費二十九年冬上命御史舍人議之朱漢章洪景巖奏歲減二十萬緡十二月詔可癸亥孝宗受禪復減歲用錢爲十萬緡二十二年七月壬戌迄今不改

合同憑由司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由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但照數除破耳雖有歲終比部驅磨之令然郎官第赴內東門司終日巍座而數璫與數媪自爲會計郎官不得預事畢則卷牘尾示之俾書名而已紹熙二年春議者以爲濫予橫賜無以撙節請自今內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爲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釐正之詔葉叔羽趙德老何自然同稽考正月其後亦不果裁節焉辛未

修內司

修內司者掌宮禁營繕渡江後浙漕及京府共爲之紹興末趙侍郎子瀟爲浙漕奏免修繕以其事歸修內司歲輸緡錢二十萬後減五萬緡乾道初有司請悉除免上曰如宗廟有損動處安得不修乃再減緡錢五萬然修內司逐時於左藏庫關取錢物猶不少今文歷赴比部驅磨者不過釜若干具罄鏤若干柄而已一錢尺帛並不掛歷故戶部亦無得而稽考焉

國用司

國用司者孝宗始置語在官制中然於國用未有所制也乾道三年春蔣子禮初秉政因謝新除畱身奏事爲上言方今費財最甚莫如養兵近陳敏減汰二千人咸方減汰四千人大約一兵每月減二十千汰兵固爲良策然今之軍士類多有官若與之外任旣不廢券錢又加供給大抵離軍使臣每員月費四十餘千券錢三十千臨安一府八十員歲費錢二萬六千緡以此推之諸道可知雖減之於內而增之於外未見其得上曰若是則減汰全無益子禮曰豈惟無益而已今減六千人則

必招填六千人是倍費也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
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任招一年半內外可暗省二
百八十萬緡異時財用有餘更招少壯者練習之不惟
省費又可兵精上以爲然子禮由此驟相然識者謂此
策暫行可也若利其闕額而爲之是又蹈宣政之覆轍
矣是日壬申子禮奏事退御筆自今官禁內人并百宮
三司將校軍兵諸人每月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
上五項請給數目人數開具進呈自此月爲始外路軍
馬降式下諸路總領所逐月開具并非泛支用之數以

聞永爲定式云其後廢國用房而版曹進冊如故

權貨務都茶場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於揚

州正月明年又置於江寧二月紹興三年又置於鎮江

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務而行在務場隨移臨安以都

司提領其始歲收茶鹽香息錢六百九萬餘緡紹興六年

年九月詔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時以爲極盛

矣休兵寢久歲課倍增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六萬緡

有奇乾道三年三月詔以二千四百萬緡爲額建康

平二百萬緡臨安八百萬緡鎮江四百萬緡於是淮東
總領所實在鎮江曰指權貸錢三十萬緡爲贍軍之用
淳熙中三務場官吏互爭課賞始禁鎮江務鈔引不得
至臨安十年夏朱少卿佺爲淮東總領遣屬吏劉荀訴
諸朝時黃德潤爲中執法率臺諫上言鎮江務場軍食
所係儻有不售其害非輕臨安務場年額未始有虧萬
一無有羨財不過官吏不該泛賞而已請令提領官總
三務場增虧以爲殿最而鎮江鈔引復如著令許至臨
安從之六月自是鎮江務場始給矣

豐儲倉

外路積糧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爲司農
寺丞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
奏令諸路歲發常平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言者
以其壞常平法奏詘之韓尚書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
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四月其後又儲二
百萬斛於鎮江及建康然頗有借兌者三十年夏詔補
還之四月今關外亦積糧一百萬斛有奇然行在歲費
糧四百五十萬斛餘四川一百五十萬斛餘建康鎮江

皆七十萬斛餘今中都但積三月之糧關外積糧亦不能支一歲古者三十年必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今近四十年矣謂宜益儲羨糧以為饑荒軍旅之備不則增糴如歲用之數以陳易新使常有一年之蓄庶乎其可也

淮東西湖廣總領所

淮東西湖廣三總領所自休兵後朝廷科撥諸州縣財賦及權貨等錢與之淮西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張魏公為都督增神勁軍二萬歲益費二百萬緡湯

丞相以為言故後亦廢然為總領者但能拘收出納而已固非能以通融取予之術行乎其間也至乾道中淮西歲費已增為一千一百餘萬緡而米猶如故淮東總領所歲費為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諸郡及鹽司

所輸之緡多愆期者

每月五十八萬緡內浙鹽司三十萬平江鎮江府及常州共十五萬

江西九郡湖廣總領所歲費為錢九百六十餘萬緡米

九十萬石諸路所輸率亦常負十分之三然合二總領所支僅當四川一年之數蓋川中糴買歲為八百三十餘萬緡而三總領收正色米故也凡三總領所歲用戶

部經常錢九百萬緡而權貨所支不預湖廣始發三合
同關子乾道中以關子折閱詔歲增撥四川錢帛爲三
百萬緡補之錢一百七十萬緡
紬絹絲絲在外淳熙末盡捐之以損四
川鹽酒重課而內府償焉朝廷旣以歲額撥錢遂爲定
數近歲軍中大請受人漸少由是年支之外計司稍有
贏餘有可疑朝廷惡其優多掩蔽所餘不盡載於成冊
往往妄稱贖積以爲已功紹熙末內藏庫下淮東總領
所取撥羨財明年二月葉正則言此錢當存留以備緩
急請詔有司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有管實在之數

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其非緣軍前事
毋得輒支移起發欲以佗用雖有中旨許執奏不行矣
儲積果多朝廷經制旣立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撥定
之數目寬減州縣還以予民從之惟四川總領所自建
炎以後專掌利權不從中覆故得以守其職業焉

四川總領所二事

四川總領所贍軍錢并金帛以紹興休兵之初計之一

歲大約費二千六百六十五萬緡其五百五十六萬緡

酒課今減爲四百
一十餘萬三百七十五萬緡鹽課今減爲三四
百餘萬

書人以來月字推已
日集卷七

百餘萬緡糴本

二稅上科

一百四萬緡茶司錢

額一百四十四萬遞年實

發此

二百三十一萬緡經總制司錢

語在經總制錢事中

九十萬

緡錢引兌界貼頭錢

語在兌界事中

二十四萬緡三路稱提錢

語在其事中

十萬緡西河州鹽錢始趙應祥之為大漕也紹

興五年四川收錢物總三千三百四十二萬緡而所出

多五十二萬緡

歲支三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

吳武安一軍費緡錢一

千九百九十五萬明年收錢減二百八十萬緡出錢增

六百六十六萬緡以宣撫司贖剩錢補其闕

一年缺九百四十六

萬緡而武安軍需增緡錢三百八十萬

凡二千三百七十五萬

應祥

既積與武安不叶遂丐免七年李子及代為都轉運使

是歲本司所入視六年增六百七萬緡

凡三千六百六十七萬

所

出減二百三十一萬緡

九千八百二十九萬

以入較出猶虧一

百六十二萬緡八年子及上疏言本司應副軍前正色

折估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斛有奇而官司兵籍以紹興

六年考之止有六萬八千餘人決無費米若干斛之理

每兵約費三十八斛有奇是日食斗米也

蓋宣司兵官視軍士居十之二

員

一萬七千七百餘員兵士五萬七百四十九人

皆繫名冗占之人而官員請給

十倍於諸兵計司安得不困時武安亦劾子及饋餉不

繼子及遂坐免十二年朝廷既罷兵鄭亨仲爲宣撫副使右護軍歲計猶缺錢七百七十八萬緡明年詔增印錢引四百萬十六年以後始節次寬減重賦至七百萬緡十八年亨仲召歸而宣總所椿積錢至五千餘萬當此之時蜀中號爲優裕休兵之力也辛巳用兵諸將增招至十萬六千人增馬五千匹而茶馬等司歲輸又多所負由是總領所歲闕至六百四十萬緡乾道四年二月丙申有旨四川宣撫使集四路漕臣于利州以財賦之入對立養兵之額於是宣撫虞雍公澄覈兵籍去其

老弱者近萬人諸軍開落詭籍者二千人定立軍額爲九萬七千有奇又頗取四漕歲剩錢以益之至淳熙間軍籍視武安時增三之一歲用視武安時減三之一焉蓋自乾道再和軍中大請受人益少由是計司稍有羨財每遇減放鹽酒絹布激賞之屬計司所抱多至數十萬緡少亦不下二十萬緡實此錢也紹興二年至慶元三年楊少卿輔抱鹽酒錢三十萬緡崎零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權少卿安節抱布估錢三十萬緡激費絹二十萬緡只此六年間計司已抱一百八十萬緡矣今議者猶謂四川總領所多有餘羨其實不然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饑饉則告乞于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自建炎軍興趙應祥榷鹽酒之課折絹布之估科激賞之費倍糴本之輸商賈農民征率殆盡辛巳之役王瞻叔無以爲計遂大括白契以贍軍朝廷知其擾民而不容止也自應祥瞻叔爲善理財後近歲趙德老楊嗣勳權少卿相繼總賦皆以減放爲急蜀人幸之

德老嘗減鹽酒折估然今錢一月凡七十萬緡

計司所取錢猶有無藝者如淳熙六年蠲免鹽酒重課而所減虛額錢至今遇閏月則不減謂之加閏通不過二萬緡又如諸縣并契錢自王瞻叔以來每捐之以助省計而王德和悉拘入計所通不盈十萬緡此皆失於瑣碎者也謂宜捐其無藝而善藏其餘無事則以予民有事則以給餉庶乎其可爾

諸州軍資庫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司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

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

軍添差大爲州郡之患

紹興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

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而宗室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爲額從之

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吏雜流亦皆添差

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

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

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

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

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

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
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
克行今之爲郡者但能樽節用度譏察滲漏使歲計無
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
祖宗時以前代收伯皆歛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
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
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

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
苞苴在東南而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
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每以酒遺中都官歲五六至
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汪守與祠官范致
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
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
萬緡供宅酒至二百斛孝宗怒而誅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
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署號為上下馬鄰路
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

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
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
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帥馮少卿憲為成都漕就
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贓本朝廷移之逮陳
敗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西漕
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於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
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
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
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

取于大軍庫故歛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于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歛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為怨謂宜罷互送而捐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建炎紹興戶口數

建炎三年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十二口二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每十戶率為十五口有奇成都府路戶

一百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萬九千

三十六每十戶率為三十口弱紹興二十九年諸路戶一千一百

九萬餘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餘每十戶率為十六口有奇三十年

戶一千一百五十七萬餘口一千九百二十三萬餘每十戶率為十九口有奇

四百二十萬餘每十戶率為二十一口有奇三十二年戶一千一百

十三萬餘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餘每十戶率為二十三口有奇

四川元豐紹興淳熙戶口數

四川六十州一百九十九縣元豐二年戶二百一十萬

餘紹興三十二年戶二百六十四萬餘口七百五十一萬餘每十戶率為三十口弱淳熙二年戶二百五十八萬餘口七百四十三萬餘

本朝視漢唐戶多丁少之弊

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一戶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眾也然

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為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為三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則故漏口少爾昔陸宣公稱租庸調之法曰不校閱而眾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不可令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閤走弄于其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臣
劉鳳誥恭校

聖